

編號：64  
筆畫：4  
篇名：中秋與花燈  
作者：王良和  
出處：《坐看雲起時》  
出版者：香江出版社  
寫作或出版年份：1996  
文白語體：白話文  
字數篇幅：約 1750 字  
表達方式：記敘

結構層次：

第一大段：敘述「我」的童年時代雖然家境貧困，但過中秋總有一個紙折的花燈玩。(第 1 至 2 自然段)

第二大段：敘述外甥女的童年，過中秋不再玩紙折的花燈，而玩電花燈了。(第 3 自然段)

第三大段：敘述如今過中秋，兒童已不玩花燈，而是在高樓大廈前手中揮舞「犀利光」了。(第 4 至 6 自然段)

篇章主旨：

這篇文章以兒童過中秋玩花燈為敘事線索，透過兒童手中的花燈及其居住地區樓房的演變，反映了社會生活的變化和時代的進步。

附：原文

064

## 中秋與花燈

王良和

1 小時候，家裏很窮，住的是三層高的舊樓。每年中秋，雖然不像有錢的人，吃過豐富的晚飯之後，就圍攏在掛滿了彩燈的天臺賞月；但只要有一個花燈在手，已令我們這些窮孩子高興萬分了。那時，我是西邊街出了名的野孩子。每天放學回家，扔下書包，就一陣風似的溜到街上，跑到公園裏。有時玩得太晚，母親來找，一言不發抓了我回去，用雞毛撻子狠狠地打我，一邊打一邊說：「下次還死不死出去了下次？」我總是哭說：「不去了，不去了。」可是，等母親的怒氣消失了之後，我又高高興興溜到街上去玩。平時，到了晚上十點鐘，母親就會催我上床睡覺；但中秋節卻有一點不同，在公園玩到深夜好像一下子「合法」起來。母親更給我買紙摺的花燈，那是最便宜的一種，橢圓形，可以按扁和拉長，底部還繫一條很好看的穗。母親把花燈交給我之前說：「小心玩哪，燒掉就不再買了。」我努力地點頭，然後拿花燈，跟鄰居一起快快樂樂到公園裏去。1

2 公園雖然不大，小孩卻很多。黑暗之中，一點一點的燈光隨模糊的人影移來移去，好像一群螢火蟲在草地上飛過。瑟瑟的秋風，偶然吹滅了花燈裏的蠟燭，我們總會喊：「借火呀！借火呀！」有時，我故意吹滅自己的花燈，然後亂喊「借火」，鄰居聽見了，連忙跑過來；於是我悄悄地笑了。公園裏，許多小孩提楊桃、白兔、金魚等等的花燈，又大又奪目，看得我暗暗羨慕起來，心想：「如果我也有這麼一個美麗的花燈，那就好了。」然而，看看鄰居手中的花燈，不是跟我的同一個式樣麼？於是也就不再奢望了。但花燈燒掉是難免的，望別人嘻嘻哈哈跑來跑去喊「借火」，自己的花燈卻化成灰燼，茫然在晚風中亂飄，心裏當然很不暢快。雖然母親說過，如果我的花燈燒了，她不會再買；但我總算有一點小聰明，乾

脆廢物利用，拿月餅盒和柚皮造花燈。雖然樣子難看，但總比沒有好得多吧。然而，鄰居怎會了解我的苦處呢？他們只會指我的柚皮花燈大笑。那時，我真的有幾分恨母親。我在學校考試第一名，央求她買一個玩具給我。她正在屋前晾衣，用衣袖抹了抹額上的汗，然後回過頭來低聲說：「我沒有錢，有錢的時候才買給你，好不好？」自然，這只是哄小孩的話。記得有一次，美術老師要我們畫母親，我在畫紙上畫了一個騎掃帚的女巫。那時，母親給我的印象實在不好，一年一度的中秋佳節，她連多買一個花燈給我也不肯。但鄰居和其他小孩呢，花燈燒了，一會又提另一個新的。不過，有一年中秋節，半夜醒來，看見母親正在拜嫦娥，她跪在地上，雙掌合十，月光照她烏黑得發亮的頭髮和瘦削的臉孔。我隱約聽見她呢喃的許願：「……快長高長大……讀書進步……」

3 一直覺得中秋節是屬於小孩的，雖然我已經不再是小孩了。那天，抱外甥女敏儀走在街上，看見一間商店的門前，掛滿了各式各樣的花燈，忽然記起中秋節近了。我問敏儀，喜歡花燈嗎？她點了點頭，我問她喜歡哪一個，她看了一會，指一尾小小的電金魚。心想，如果我是敏儀，一定揀小時候曾經渴望擁有的楊桃花燈，又大又青，好像剛從樹上摘下來似的。我教敏儀怎樣按亮電金魚，她一學就會了。看來，玩這些花燈是比較安全的，又不怕燒掉；不過價錢就貴得多了。看見她興奮的樣子，我固然也很高興，但想到她不能領會提吹滅了的花燈喊「借火」的樂趣，總是感到可惜的。臨走時，我問商店的老闆娘，現在還有沒有以按扁和拉長的紙摺花燈？她答道：「那些嗎？有是有的，但不多，都落後了，現在的小孩已經不喜歡玩，電花燈反而流行。」我「哦」了一聲，忽然又懷念起那些一毛錢一個的紙摺花燈來。

4 現在過中秋，當然不再玩花燈了，但卻越來越喜歡賞月。每次望那一輪皎圓的月亮，總感到好像照一面金色的鏡子。她曾經照過童年的我，也曾經照過母親烏黑得發亮的頭髮。只是，今年中秋節的前一夜，母親和我乘搭四號公共汽車去中環，經過西邊街時，我看見小時候住過的舊式房屋，已變成二十層高的大廈。從前

這個時候，我會坐在路邊，替七嬸砍柴，現在，恐怕沒有幾個人用柴了。大廈的門前，一個小孩揮舞 碧熒熒的「犀利光」。

5 「阿母，你看，我們從前住的地方，現在變成大廈和理髮店了。」

6 「哪兒？哪兒？」母親問，一雙老花眼睛瞧我指 的方向望去。只見大廈門前的小孩，把那一管「犀利光」揮舞得急速旋轉，好像這麼一轉，從前三層高的舊樓，一下子都變成了嶄新的大廈。而這時，秋風又無端吹起母親鬢上的一撮白髮。

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於沙田

